

中央檔案館整理

易學

評點二十四史
第二十卷 宋史(四)

中國檔案出版社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宋

馬從先

沈邁

弟邁從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樂

京劉葵附

苗時中

韓贇

楚建中

張頴

盧革

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祕書省校書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二

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人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課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譴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議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

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

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

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

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

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

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

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

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

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二

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樓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關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城郭倉廩皆隕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

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
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
沆言蠻驍勝方驕未易關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
氣毒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捕請選邕宜融三州
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
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
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
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
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
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三

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懼
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
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
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
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
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
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傳
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

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
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
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
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
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
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
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
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四

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
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
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
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
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
嚴整齊之號爲治辨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
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
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
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羣牧使乞廢河

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壕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權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謹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一

五

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爲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梯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願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爲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貨官錢拯力爲辦理錢公輔爲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議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

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轅轅道險尼遂傭民鑿平爲坦塗人便其行爲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錄戶部判官爲發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一

六

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軍粟城故趾自難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爲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

以家貲抵於官爲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病居卿卽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累數擢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一

七

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克導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社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隆崖死克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與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會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會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

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犄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雇人充皆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聞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一

八

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種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種迎戰破之於鎔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救劍外招攜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飾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遠

清議云

蘇案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耐法當死案曰子取母耐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驅上下物價肆爲姦漁案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人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權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案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九

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案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州姑爲朕往

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節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典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說遂拓盧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緩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爲第二通判江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十

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脩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人疎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樂傾盡爲之耳目刺聞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人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邁爲稍弛而刺者

復爲民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還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其去資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旣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吝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獻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鋤植縱舍自成一家庭操高爽縹緲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九十一

十一

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蕭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浸拂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途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優蹇傲世旣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卽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

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輩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墮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圍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九十一

十二

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饒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董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

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倖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

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費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嘗曰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上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廬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神譔

西討援銀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
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
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
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
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
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一

十五

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
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
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
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
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
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
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
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
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
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
爲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
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
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
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
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
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
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
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一

十六

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
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
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論數四頌大臨
故事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
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關山谷
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
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
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脩唐

書成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宋史卷三十一

十七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州自度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弊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資狀但得其貨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

宋史卷三十一

十八

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搢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部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

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隄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含文書磨口說遽

宋史卷三十三

十九

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曰是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儼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饒於郊

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邱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

宋史卷三十三

二十

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埭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

百千人間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間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祕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鄆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九十

三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鋤鉏金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質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九十

三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弁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弁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棄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遭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弁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散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途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

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刻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勃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岸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重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墮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旣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

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旣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旣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爲糗運法食以不乏還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贊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竭不得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重

免贊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贊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贊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榮河縣民苦鹽稅不
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郵延經略機宜文字
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蒲向之
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卽去衆服其量元昊歸
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
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
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南京西轉運使進
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
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三

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
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頴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
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頴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
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頴按禁地約束召
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
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
梅山與楊光偕爲敵頴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
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
疾其說欲分功嘆之乃言曰頴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

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頴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
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
州將城之頴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梓屬參軍沈疎罷
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
入觀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
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爲中國患
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頴處其事頴使一介
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
蠻蠻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
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

三

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頴所歷以嚴致理
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頴雖無德
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
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獠畔朝廷託頴素望復徙知荆南
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
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
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
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

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儼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蔡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宜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觀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王

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淇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顯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除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

獨趙抃爲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美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脩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廬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還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鬼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九十

王

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宰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旣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

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撓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殺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贊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頴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訥子師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

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卽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縹緲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

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爲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一

二

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芟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餓除田租修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爲隣婦所隱聞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僂所在夏國主秉常被裏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譎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爲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九十一

三

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并甕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